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六

中庸三　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

第十七章

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舉舜做箇樣子自古以來聖人止有帝舜渾純是一孝做成底觀虞書四岳薦舜升聞陟位只是一孝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解輒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饗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饗保而後爲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即爲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乎若云舜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

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

俗解謂舜以聖人之德并諸福以成大孝然則堯禹文武何嘗不是其所以獨推舜爲大者自古諸聖人以孝爲其聖中之一德只有舜一生單就一箇孝便做成聖人做到有天下此爲不同耳其也與三字正要看得非舜不是當此乃得

大德必受命通章即此一意推詳反覆以見孝德之極其用廣如此若謂德爲聖人以下是舜以此孝其親故稱大孝則與下文自爲矛盾末節當云必受命者爲大德矣豈其然乎此參貫始於陳壽翁許白雲而後之講說因之失朱子之意遠矣

許白雲謂大學句是綱下五句是學之目此句便錯陳
定宇謂德爲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似矣如何又
云舜爲聖人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學乎然則
定宇之所謂極其至亦是倒看不知德爲五句即下
文祿位名壽受命同皆所謂極其至也或曰如子言
則德爲聖人句應與下四句分出矣曰不然此德字
與後德字異即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言其以學
成聖人之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學
替身語與此德字分別矣如此然後知首句是庸行
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聖人句原當平列提出不得
也

此章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孝庸行也舜却由此庸行造到極至以此爲聖人以此爲天子有四海宗廟饗子孫保惟其孝爲大孝故必受命如此德爲聖人言其以孝做到聖人即下節必得其名也有堯典有鰥在下一段廷臣薦舜之詞只說得孝行一節未嘗旁溢他語即所謂玄德升聞也至禹謨益贊禹曰惟德動天也止述齋慄允若以爲至誠感神可見舜孝德之大與他聖之孝不同今說者必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且以德字爲所該者廣不止孝之一事是小看了舜孝正與由庸行而推極至之意相反矣

五句只合平看總是舜之大孝所致此節只重大孝即

下文大德字也德爲聖人句止取聖人二字德字不重提重德字貫下四者固非即五件平列不知以孝之之德爲聖人而云以聖人之德孝親便是孝外別言德遂下文德字俱泛不切庸行之旨矣

章中四箇德字下面三箇德字一例與受命對看爲主爲綱者也首節德字又一例與尊富饗保並列爲賓爲目者也直當平舉不嘗特提蓋五句總以孝而致非以此爲孝也或謂孝爲聖德之大端非德止於孝其說似是而非也若泛論聖德自然孝爲大端而不止於此中庸此章却只論孝故所謂大德令德皆專指孝而言所以只舉箇舜不是他聖無孝德也他聖

不似舜單以孝成名有天下而備諸福耳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有謂舜宗堯既得堯之天下遂奉堯之先則後之人宗舜亦必遂奉舜之先堯禪舜子孫不失爲大國之君則舜禪禹亦當不失爲大國之君先生曰全以私心說壞聖人舍其祖宗而認人祖宗而又冀他人以之爲祖宗而皆以天下爲餌豈復成聖人乎惟和尚法嗣則然然則和尚皆大孝乎況舜只受終文祖無奉堯之先之事也其論子孫保之之義不甚悖然不失大國之君以大孝之德耳豈以禪人爲子孫之保哉

又曰饗保之之福皆舜大孝所致中庸推極其至以見

大德必受命舜意計中並無此事也今謂舜爲饕俿計而宗堯禪禹以圖之不但誣聖亂道說得大舜亦太拙甚矣其說之謬總由錯認德爲聖人以下五句皆所以爲大孝而不知爲大孝之所致思必得饕俿以孝其親則不得不宗堯禪禹陰曲以圖之矣自好講權用因謂聖賢亦猶人耳文人不明書理憑臆妄論每有此害又曰天子天位乃四海公家之統非一姓之私三代以上禪授其受終宗祖皆指天位相傳之序非爲人後之義也爲人後從父子倫出天位傳授從君臣倫出只因夏殷以後家天下君臣中又兼父子之義故其禮制又不同要之七廟之設皆三代

之禮與唐虞廟制義自别不可以後世之法論古初也

第二節緊貼舜講下文漸說開去得名即指德爲聖人得壽固是年多而宗廟饗子孫保亦即其事也故此節大德專就孝言名壽皆歸本於此

論章意舜只做一樣子耳次節已結住第三節便推開通論矣許東陽謂次節即泛言理之必然此則太驟看註舜年百有十歲則此節正結上起下之詞熟讀白文數過自見乃有謂通章只就舜身上說不識何據或曰出存疑達說等書吁此余向欲盡去天下講章也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

講章一派起於元儒盛於正嘉之間如世俗所稱蒙存淺達之類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等書其鄙倍又過之此不但道理之賊亦文字之賊也

因材而篤兼下兩句說

材字兼栽傾不可對德字栽乃對德也

有謂引周詩即下章尊頌周德受命之意此論不然此章專就舜說下章專就周家說總以明庸行之至以見道之費虞周都是引證耳雖大意未嘗不關通然各自話頭若謂引詩為下章針線則文王之什及周

頌中言周家受命語甚多豈不更明切而引此泛用之辭耶詩言君子不指文武周公而引詩者欲借以指文武周公不太費分疏周折耶

大德即大孝大孝即庸德庸德即大德初非兩件孝本庸德如舜之孝做到盡處便是大德凡聖人未有非孝者然其德之所重不在孝亦如伯夷非不不念舊惡然畢竟是聖之清柳下非不介不可易然畢竟是聖之和耳惟舜之孝爲凡聖人所不及故其德莫大於此論舜聖人之德固不止於孝而大德惟孝即他處論舜德亦不專說孝而此章大德卻專說孝也俗說反云德以受命而成孝不是孝以成德於中庸之

意却相背看總註由庸行之常此指孝而言本也推
之以極其至此指德爲聖人以下而言末也大德必
受命言凡庸行之常苟能充之至其極皆可以爲聖
人而受天命此是中庸以道不遠人勉人之意如俗
說則反德爲本而孝爲末則必爲聖人而受命乃可
以爲庸行之至非中庸之旨矣

夫子只就舜孝而極其至中庸論庸行之至而引夫子
之論舜孝章句云此由庸行之常推極其至正從前
十三章末節庸德中來子臣弟友皆庸行而孝爲大
故引夫子此言

此言庸行之常果能推至其極如舜之大孝未有不受

命者乃講德之至而及受命非講受命之由而及大德也二帝三王受命得其正即後之孔孟不受命漢唐來非大德而受命亦自有其理須看得透徹不然反與必字剌謬矣

孟子謂天下無道小弱役强大亦天也此是天亦無如之何然使有大德天必急命之矣然則孔孟云何曰天所以命孔孟者又別

聖人只盡庸行而天命自屬德命相與之際淸息甚微中庸說出必得之理指示人從庸德用力以極大道之費

命即在德内

氣數之命卽在性命中德有淺深則命有厚薄惟人自取耳程子所謂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是也

第十八章

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爲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隆曆間村俗講說杜撰章旨雖秥無憂二字作貫耳

無憂是就境遇上說若說得太玄妙則無以處凡聖人且與下文打成兩橛

文王非公子封君靠前後成功者也其身於中庸之道
固無所不盡而又得作述之盛如此故曰無憂者其
惟文王猶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極德遇之盛而
益見聖人盡道之至也
下而分列武王周公各有盡中庸之道之事此處却只
言武王蓋周公所爲總以成文武之德乘武王則周
公在裏矣
兩之字是指文王而言
纘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文
王不臣矣要之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
也天人交迫莫之爲而爲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

王時已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爲纘緒焉耳

纘緒專指翦商一事不得然卻脫離不得肇基王迹兼德功而言即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之道非圖謀神器也若欲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累仁德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來何以獨始於太王哉總是豎儒眼中看得翦商是大逆不道事於是曲爲之說反將聖人心事裝成枝梧闇昧不道太王武王所爲皆天理至道有何罪過賴後儒解免耶

使紂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纘緒未嘗不光大也此何另講到一戎衣方說到有天下有天下亦不過

纘緒中一事耳如此看方見武王能盡中庸之道

武王之不同乎文者時也非德也不失顯名非可以權力詐術爲之曰天下則古今之公理也曰身則一人之有道也可見武王非聖人論直是小人無忌憚耳

成文武之德是夫子追論語非周公當時以此立說也通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此節専指周公之事周公當時只盡其道之所當爲爲文武之所不及爲故曰成文武之德若謂周公以之歸功文武借名免專已之嫌便是私心作用豈復成聖人豈可謂盡中庸之道哉

太王王季其功德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略不曾有此

義例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
剏立此制直從道理上生來爲萬世不易之大法不
是體貼文武孝思尊崇其私親也故不入達孝章而
於此發之原不關孝字事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
王季文王其功烈又大故上節言纘太王王季文王
之緒武王有天下皆本此三世之功德文王則武王
已王之而制度有未暇詳及者故此言武王末受命
周公成文武之德而追王單稱太王王季以武王已
王文王也太王王季本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
後世不知此義以爲天子必尊其親上尊號亦附於
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王季並論豈

亦可爲盡中庸之道哉

有謂始王爲文王故追王止文王之祖考先生曰在三五世數上講隆殺此是周公制禮後方有此推論當周公追王時是特起之義安得便拘世數定制太王王季之當追王使周公生在康王後亦須制此禮所謂成文武之德者推武王王文王之志本文王之德而云非謂以文王爲王者而爲追王之始也皆因王季下少了文王二字有此支離其實文王已追王不待周公也

上承大孝下起達孝此章是過脉處看下章註云承上章而言又云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

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述之大者云云則武王二節正下章發源然此章原平說文王武王周公之事言其各盡中庸之道因盡道而推本其孝非直稱其孝如上下章例也周公成文武德其經緯制作甚廣追王崇祀乃其大者以孝爲制作之本也

第十九章

達孝與天下歸仁同例看得許與稱謂粗淺故歸字達字必欲說入高玄去不知非欲盡理純不足以當歸仁非德盛道行盡倫盡制不足以當達孝許與稱謂原非粗淺事也

註明云承上章而言看下節註繼述亦就上章說而下三節祭祀之理指述於上下者言之則達孝實据自應止就上文極明爲是所謂述上下即上文兩達字亦即此達字之所以然蓋此理本非武周之所獨自武周實有其道而天下之言孝者歸焉猶之仁爲天下所共有故一日克復則天下歸仁達字根源在此夫孝者三字不粘住武周正見此理橫天塞地凡爲孝子皆當如此武周特其最耳如此方見達字之義

前意以道之費之大者而言指其盡倫盡制重在制禮一邊戎衣纘緒固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重此以爲訓也達孝達字原指天下此心此理之同故通稱無

興辭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此武周之所謂達也若止就征誅上說如何盡得達字

書繼述之義在功業則有功業之繼述在制作則有制作之繼述纘緒而有天下功業之繼述也然亦修德行仁以爲纘非先王謀人天位子孫必成其志是曾不可爲爽皆達孝也制禮通於上下及下二節制作之繼述也不必又扯我衣有天下來說盡倫備物仁至義盡在諸侯時盡諸侯之禮在天子時盡天子之禮此則時勢有不同耳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

春秋二節總是來祭祀之禮大段而下節推其義以見

其孝弟春秋節指各廟之制而太廟亦在其中宗廟節則專指太廟之禮春秋明是四時祀事宗廟節則兼大祫禘祭及四時之祫大祫陳祧主時祫不陳也時講分廟祭祫祭亦無大謬但宗廟節專主大祫不無偏漏耳有謂二節俱屬一時則時祭時安得羣昭羣穆咸在耶

宗廟之禮兩句專指與祭子孫而言左昭右穆者廟制也只明宗廟二字宗廟之禮卽指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已包下四句在裏所以序昭穆言凡子孫與祭執事奔走拜獻進退儀文各以其祖宗之昭穆爲行次也

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即是繼述之善當泰誓止稱文考至武成柴望後稱文王豈泰誓時猶有歉而武成後乃為孝哉當稱文考泰誓時善繼述也當稱文王武成時善繼述也廣乎所謂武王觀政於商時使紂一日有悛心武王必與天下共尊之無牧野之事果爾則西岐廟中終無敬愛之孝乎故繼述不當主易侯而王上立說

其字指先王則太王王季之緒俱在內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其義自圓活繼志述事不必坐煞文王之事也

孝之至也一句總結上三節正在禮制上說此至字猶

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至字相同

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註中明云不言后土者省文也自萬曆後塾師欲速刪註授徒此句未有不塗抹者蓋学士家從未之見也崇禎間尤以不依註爲高雖見亦必反之於是曲說橫行矣

五峰以爲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朱子然之而吳澂獨以爲有北郊祭於方澤惟天子得行故以配郊爲至重之禮然看下而禘嘗對舉嘗乃四時之祭通於諸侯亦不獨天子行者恐只是社祭但天子之禮不同耳看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自明北郊之祭於尚書春秋無可据者

有謂人主祀天歲一舉而郊爲尊置社而有稷專爲祈報地之尤卑者也人主祀先之禮不一而禘爲尊嘗祭無樂專爲飲食禮之尤卑者也有事於尊者得以及卑而有事於卑者則不得以及尊所以明不二其統也明禮義者明此而已先生曰郊與社對舉指天地也非天子不祭天而諸侯以下皆得祭社尊父親母之義然不可謂事母者尤卑也故先儒謂社即祭地而有廣狹之不同置社止其里侯社及其國土社徧乎天下皆祭地也故謂州里之社尤卑則可謂凡社即地之尤卑者不可也禘者五年之大祭嘗者四時之祭之一禮不王不禘而嘗則通於上下非謂嘗

以飲食爲義故尤卑也祠礿嘗蒸之名皆因時物生成取義豈皆飲食之謂蓋兩者俱各舉其盡以括義固有大小之分與天子諸侯等差之不同而未嘗有分尊卑之意凡謂明禮義者只明此尊卑便治國如視掌之易恐聖人之說亦不至粗淺如是也又曰地雖卑於天然亦極尊故書稱告皇天后土社亦即是祭地但諸侯羣姓皆得立者非別有尤卑之示也嘗祭無樂因時序陰陽分迎來送往故嘗無樂耳經文甚明何嘗有飲食之說

禘與祫稀是二禮其混禘於祫爲一事致歷代紛紜不定則自漢賈逵劉歆始也楊信齋論之極詳而莫明

於朱子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二語灼然可無疑矣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此言天子有極尊之大祭天子以下所無也曰諸侯及其太祖及者牽連以下之詞與配不同即大祫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諸侯以下所無也故下曰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祫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祫及高祖然云干祫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祫大祫則合毀廟羣廟之主食於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即為祫

皆合毀廟羣廟所與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不復贅曰始祖而曰其祖耳非謂始祖而下皆稱祖故可統指羣祖也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止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嚳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然衆列而云配者也如所言則禮文當云王者禘及其祖之所自出斯得耳

或謂禘為大祭若僅以始祖配而不合羣主似太簡殺何謂大祭此又不然祭各有義有文有簡有多有少各以其義為貴禘取尊遠祫取合祖豈以廟主之衆寡為大小乎如圜丘明堂后稷與文王且不相兼

一何簡寂然則郊宗之祭亦疑不得爲大耶或曰按
詩序長發爲商大禘雝爲周禘太祖長發歌玄王相
土武王中葉雝歌文武則似禘亦兼羣廟之主曰朱
子固辨之矣長發既爲商禘乃但述玄王以下而上
不及於所自出雝則但稱皇考烈考而無一詞及於
嚳稷祀所尊而但頌其後必無此理若據此爲大禘
豈禘祭并及阿衡文母耶義更不可通矣故朱子以
長發爲商大祫之詩雝則祭文王之徹詩其以爲禘
詩者悉無可據蓋詩序之妄也凡序之不足信而朱
子辨說之精類如此正惟天子別有禘禮之尊而魯
僭用之故夫子謂魯之郊禘非禮也若止是祫祭但

有所自出之異則僭又未嘗僭祀嚳稷何爲并禮哉禮制雖散亡難考然但就禮經參訂之尚有足據如大傳王制禮運曾子問儀禮子夏傳皆昭然可見至春秋三傳止侯國僭禮後之記載其名實混亂固有不可以證大禮者又不足憑矣

合祭曰祫祫非祭之名也故記云祫禘禘祫嘗祫烝禮達於治義蘊甚精當於本原上理會非可求之名分權衡也在論語問禘章尚可兼名分意盖爲僭禘非禮之旨然亦必以報本追遠與仁孝誠敬之至爲主而後微及名分爲得若此節則全無是義不得以彼例此也

聖人制祭祀之禮義甚精微列上帝其先其義乃盡中庸因時祭說至此直從鬼神盛德章來與下章達道九經歸於明誠作樞紐不僅鋪陳祭祀制度也達孝意上已了結此就盡制之極推廣以見武周盡中庸之道之費也

註於上節云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解者遂謂不宜復根達孝然則此節不幾成贅疣乎蓋上節止結春秋二節之義非通章已盡而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事以先王為心故曰孝之至此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淵大所及者遠以起下章問政為天下國家之意故此節所重在明乎以下

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況宗廟祀先上文已盡

安得以複述爲推開乎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七

中庸四 第二十章

第二十章

全章重在修身下面達道達德九經明誠之理皆從第三節發源取人句不過因上文生來做過渡引子耳意不重也身不專爲取人而修下文達道達德九經身之包舉甚大所及甚廣修身非專爲取人也語勢從上文急遞趨注末句只得如此耳

以身二字當活看原兼修不修說人多坐煞修一邊說做不修之身取人而人不肯來非也有辛紂之身所

取即麻來未有無人者也即修之中亦不同身而性之則所取爲禹臯身而反之則所取爲伊呂身而假之則所取爲管狐身而詐力則所取爲鞅斯此修身所以必以道以仁而知人又不可不知天也

修身爲取人之則則字極活言其身爲何等身則所取者何等人耳非謂人不肯來也

此節是結上起下故字直貫到底結上人存政舉言修道以仁何開出下文

仁者節與下節總發明修道以仁一句從仁中推出作兩片看從仁義推出禮成三件又從義禮上推出知成四件合來祇是一箇仁不是仁之道理有未全

要此三者輔濟爲用也

自此至下節只完得修道以仁一句爾非平添出義禮來也

仁者節總爲修道以仁一句注脚首二句接上句開章却已攝下五句下五句從此節節遞出非平列也

仁者節但虚虚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智以成仁故此節仁義不講事不講用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只此兩句訓仁義之理已盡親親爲大尊賢爲大專爲下三句等殺爲禮之張本故下此二句爲大就仁義中指其所重以爲下節事親知人之張本言仁義之理莫大於此非先後

緩急之云也

親親爲大非親親爲始也人只講得始義卻不是此處道理總之此處道理是節節推出不是歸併反約也

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曰禮所生也禮字即是理字其本則天也異端之學只要打破理字其原只是不知天故告子謂生之謂性釋氏認運水搬柴是道象山之尚力行陽明之致良知皆是不求事理當然之極則故曰本心不本天近日無忌憚者直敢道程朱性即理之非其蔽悖總不外是

仁者兩節總先得修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下節從修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其實止

一派說話惟道理節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必如此方完得箇仁字故曰此節倒看統言只一仁分而爲二則爲仁義再分而爲四則有仁義禮智其中有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義禮智皆仁也明此則註中兩又當意躍然矣

何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修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事親又親親之大也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却事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固不止爲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字修字工夫正有在故註中兩又當字最宜玩只爲一箇修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倒

看也

此節爲貫串上二節句法遞下似注到知天不知却是層層伸脚語頭重末輕一層歸併一層謂必須如此又須如此而後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也

三不可不是倒重故註中用又當二字非以知天爲重也

大旨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四句又正見義禮智只完得一仁字故曰此節書倒看也兩知字即伏下智字智只在義禮分明上見其旨最精細玩註意自得

此是合仁義禮智以修身不可不是重上語不是注下語故朱子謂此節要倒看而得力却在知天蓋仁義

禮之義多在上文此只總結箇貫合的道理補出智之意於兩知字爲下文達德張本也

此節是合義禮智以成仁二知字便是智修身事親只在自己實心用力若尊賢非知何以辨其品等殺非知何以盡其分事親是煞定底二者是活動底故智貼在人天上看貼不得在事親上到知天則活動底皆有煞定處此智之盡矣

釋氏講見性普度亦言仁也惟其本心而不知天故五倫可顛倒由我親賢俱平等不分下梢一路差去直至大不仁而不知耳

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道理上

看則明通開濶若坐紮親人二字於事機上說說來便多格閡

上知人單指尊賢此知人又併連事親在內非知人有二因知天兼親賢等殺而語勢倒縮趨遁不得不如此也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即匪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曾與禪子論及此事謂汝欲超出三界故求脫離倫物事理之障然畢竟脫離不得柰何禪者愕然曰何謂也曰吾知識高座僧俗禮拜於下叢林分職辦務陞黜賞罰清規極嚴此非君臣之

道乎宗派法嗣即父子也同門者兄弟偏叅者朋友所以生育爾儕而至今不斷絕者夫婦也無此五者豈復成道場豈復有禪宗哉汝所脫離者眞五倫而別尋假五倫用究竟假五倫之理即眞五倫之道故曰脫離不得也

有謂父子夫婦昆弟生化不窮便是達道先生曰如此則人與禽獸無別聖人亦無事成能其閒安得謂之達道纔有父子便有親有夫婦便有別有昆弟便有序故曰道若只此六件東西是道則所謂親別序又是聖人加造以膠漆纆索天下者耶甚矣其鄙倍也

五倫中夾入朋友頗覺不屬然細思之則四件總關係

是一件且四件或有暫無而朋友必不能無君臣亦可爲朋友父子亦可爲朋友兄弟亦可爲朋友夫婦亦可爲朋友四件不相及之處又皆此一倫濟之在五行論郎寄旺四時之義故其德主信非迂說也

世人論古今每云此有德無才此有才無德極爲亂道德才猶體用體用豈可分乎所謂無才只是智勇虧欠正是無德也所謂無德直是不仁乃不能盡其才者也看中庸此句自明白盡其說本於陽明而熾於龍溪海門卓吾彼意總以廢物曰德濟惡曰才非吾之所謂德與才也

六或字兩一也總爲下兩等人說法

聖人望人主意在困知勉行觀末愚明柔強結處便見蓋平人資稟不過至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直無可推諉處今天下多聰明好氣質人只坐無志氣便都爲流俗所壞不愚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

生字謂氣質清明稟賦純備生而異人者之字謂知此道之全體大用非良知性生之謂亦非草野一節獨行合道之可得而與也

達德理所同賦而氣有不全承上文學利困勉者設法謂依此做去可以望知之成功之一故曰近知近仁近勇

三近字是逆從困勉到學利而後求上同於生安不是順從生安與學利分界說如此方講得好學力行知恥用力猶厲

上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此三近爲勇之次勇即在知行上見

知斯三者知字與上文知之字別猶大學知先後之知非知止致知之知也

大匠作室就壁畫圖而梁楝椽櫨楯栭居楔無不備具顧其間先後次第更一毫紊序不得由是倣而爲之雖建阿房柏梁可以不失尺寸矣九經是夫子絕好一幅畫壁圖也自有宇宙以來合下便須如此非可

以私意增損措置於其間所以不謂之九政而謂之
九經不然則是匡時救弊僅與王文中太平十策等
觀耳

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也與五達道三達
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舉成數而後詳條目復詳
效事是文法如此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謂
九經有曰字明是成語則達道達德節亦有之經可
曰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耶

賢與大臣不同乃師友不臣人君就學論道者也故不
惑在道理上講不指事務及人臣之賢否邪正也

敬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邪

不入故臨事不迷眩

自俊秀以上皆曰士有服官者未服官者大臣以下皆爲羣臣不獨士也至士而羣臣盡矣士之報禮重而臣無不重其報者矣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自方伯連帥大小諸侯附庸分邑都鄙鄉遂山澤關旅人民以暨蠻貊要荒舟車人力日月霜露所及者皆是蓋三代天子未嘗獨得天下只諸侯歸服便是有天下看文王三分有二何嘗盡入版圖只六州諸侯歸之便有天下之二故曰懷諸侯則天下畏天下仍指諸侯不得專指人民不得三分有二文王懷諸侯之效也故諸侯亦有懷之責

天下二字所該者廣不單指人民凡小國遠方來享來王者皆是此是推遠到極處兼包上數經在內看春秋戰國天下之勢多是小國歸附并吞便分強弱懷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方伯盟主能懷則天下之畏服亦然其理不止天子用得正夫子告哀公意

九經之序自內達外至此已盡天下二字原無所不包自弱小附庸屬裔以及各國臣民皆是也

天下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有礙要天下百姓畏此是秦以後心事三代王者必無是意况聖人舉萬世不易之常經以告其君而啟其威加百姓之心乎看上文柔遠人則四方歸柔字歸字纔是及民字眼此畏字

畢竟指小國外國及各國有采地邑乘之君長爲得蓋當時勢能抗阻天子之政令不行於海內者皆此輩不畏之故故云然也

天下畏罔不即指諸侯然亦不止草竊梟雄也萑苻奸宄諸侯自能畏之若布衣揭竿而取天下此漢以後廢封建爲郡縣事三代所未有也九經之序自近及遠自內及外故愚謂天下二字大段指要荒以外而言與要荒而域中附庸之長鄉遂之民罔巳包括無遺矣若單說畏拔亂之民是後世策略非三代聖人之常經即畏字亦不是以勢鎮壓使民不敢拔也守禮奉法納於軌物道德一風俗同乃所謂畏也不懷

諸侯則國與政家殊俗而不享不貢不王斯爲不畏王威耳

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事本乎天理而權勢亦即在其中以上臨下出於仁以下奉上出於義上仁則下義故懷畏相應如此其實懷中具振肅之用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惟後世單講作用則所以爲天子諸侯之本既失其爲權勢亦純是詐力相制并非三代之所謂權勢矣

九經各有本分聖人各還其天理之當然而天下國家自治非欲自利天下國家而後爲此九經也若爲欲利天下國家而設不但尊親等皆成虛假即爲天下

國家而修身其修身已備妥矣下面所以行之者一歸於明會誠身又如何說得去

有謂祿位以仁至賤與才者若疏屬與不才須同好惡先生曰位祿不過殺降親親之位祿原不論才不才親之至賤而才者正須同好惡如何分說得

明得王者親親之義不但後世猜忌殘忍至削奪禁錮誅夷為王者罪人即貴戚左纛之隆寵長槐大被之愛眷至縱恣不法不問亦止得私情可以過厚即可以過薄非三代聖人本天之常經也

大臣之功在不賤則自有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體優崇乃得盡其道官盛任使專主尊敬義乃大臣使令

之官非內外庶司也
隨其所使而不問是爲任使
周禮曰勞辱之事勞則未有不辱辱者敬之反也後世治天下者惟以私意待人自宰相不自辟椽曹則內無會治自州郡不自辟僚倅則外無會治甚至猜疑避忌不設丞相致令閣部無權政歸宦寺天下事擧肘無一可爲此莫是從頭鑄錯耶何怪乎世之不復古也
大臣本領在格君心而其職掌只用人而已此而不得行其志更有何事可爲人主猜忌爲其專權樹黨耳不知此意一萠小人得乘間中之大臣受權黨之名

而小人已收權黨之實敗亾往往由此三代以後上下相疑已成故習然漢唐之間尚有延攬賓客自辟僚佐訶責近侍得專征伐者至近代又有不能行者矣

趙普尚能補牘訑奏得大臣之義人主輒以私意疑其下此小人得而害君子而門戶之禍從此烈也

君相皆天所設以為生民者三公去天子止一等耳自秦以後遂相隔濶遠而猜忌横生至君臣不相保皆尊君卑臣之説害之也

忠信重祿是天理上事命曰天命祿曰天祿故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即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人

主可以私意顛倒豪傑也若但從變論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爲田園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仕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哉要之後世人主以猜吝待天下亦只是大家在人欲中看透此意人君爲其所輕耳然以此而求勸士之效亦不可得已

漢唐以後太平之君無不自以爲已時已薄而不知其苛也亂世之君又方恨舊制之太時太薄而不得遂其欲也只一卷賦役志已足爲潑生民之具況聚斂之臣其所以講究裒益者無窮乎皆緣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

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癢關切處也中庸下箇子字便包得一篇西銘在

下節豫字正豫此一而註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原雙承兩一也而言猶大學自修始誠意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亦止推此好惡之實也前一也是修身之一此一也是治人之一行有兩層一只此一

豫之爲說非謂凡事要先圖先愼也先圖先愼止講得一事天下那有事事先圖先愼之理惟能擇善固執而豫得此一則天下凡事之理皆本此而行無不知之明處之當故曰先立乎誠不是豫其事也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謂道德九經行之者皆一能豫

此一則道德九經無不立耳若泛講凡百事爲總要

豫習豫做與書義脫離矣

此句有三層意道德九經是一層行之者一是一層豫又是一層道德九經必本於誠而誠必豫乃得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正豫此誠也人多泛說凡事既不切貼即知貼道德九經也只做得道德九經要豫已刪却一字一層矣請問凡事二字註何以貼道德九經專爲上文兩箇所以行之者一而設也若脫離一字更豫箇甚

中庸前定即下文擇執禪家如如常住萬緣流注不動

非聖賢之前定也聖賢前定在理上禪學前定在氣上纔主氣便忌著理怕為理所動也

順者即底豫允若之謂有以諭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拂之至也非父賢從而賢父不肯從而不肯之謂順信乎友亦不是便於與之交遊往還乃因其大節而信其平生如郭泰之於茅容亦是此意然看石齋先生仿林宗之法信友而爲杖母者所欺乃知不誠者之果不足以信友獲上而信人者更須先明乎善乃不爲僞妄所誤

誠者天道只是一箇囫圇現成道理合下便如此耳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此兩句且懸空說正

以不粘煞工夫爲是工夫在下段也天人分說兩件

到人身只是一件誠之者所以誠其天道之本然也

誠只一誠耳由生初迄成功無或二也但中間多一番

工夫轉折分出天人耳

思勉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借對

面反托出來自見耳

從容中道道字與上兩道字不同即達道之道就宇宙

倫理事物上言人每混看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聖人不全靠此五件做成然

聖人用功亦究竟離此五件不得便降至困勉只就

其中加百倍之功也離此五件不得故知五者是徹

上徹下工夫

雖是學知利行之事然看下節則困勉亦只在此五者中加百倍之功耳非另有節目也

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此五者就是學利未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功須是困勉

此道緊貼己百己千就困勉一流言故曰愚柔若籠統指誠之者便顢頇矣

此道只指百倍其功與諸道字沒交涉亂拈天道人道者皆誤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八

中庸五　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一章

首句指誠者言次句指誠之者言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不同彼是統說道理此是說兩種人道理而意却注重自明誠

有謂誠明無分先後於發之時而分先生曰未發亦誠明已發亦誠明明誠之未發已發亦然自誠明者豈必待發而後見耶彼蓋以誠爲內明爲外耳謬甚矣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兩句同一則字上則字快下則字遲上則字直下則字曲世間除却生安一二人其餘

皆自明誠者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明篤行所以誠使謂只去篤行而不必由於學問思辨則吾不知其所謂行者是行箇甚篤又是篤箇甚今之儒者有懲象山陽明之學過於高明以爲寧取質魯一路人其意未始不厚然遂使鄙豎白丁人人曾聞向使象山陽明見之不足當其一笑適以張其軍而助之餤耳知而故惡之耶是爲狙公不知而受其欺耶是惑厠鬼兩者均無所可也故今日學者但有求明一法無遽求誠不明而誠所誠皆錯悍然自以爲是而不知其非卑弱者終爲俗學其高強者必一折而仍入於象山陽明矣可不慎與

第二十二章

盡其性人性物性各有實事必知明處當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到此之謂盡非異端之見性了性也時解每云一盡其性人物無不盡在裏許是彈指出定三界一切惟心造矣

盡人性盡物性都是實象說做一盡性便了竟成無相光中世界埽却事理兩障則聖學聖治皆斷滅矣

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庸何用多此叠句法自取支離之誚耶其性中包得人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闕一邊講便不是或曰如公言遂啓實踐不疑於漸次類人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

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只天下至誠與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事物疆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以至於變時雍上下咸若其疆界節次分明未嘗一抹過去也

聖人知明處當本領於盡性中具備而要其所為盡處於人於物又自有各正之理會推之序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化育亦是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非虛論也惟天地原有氣質之性故

人稟受於天地亦如之知此足信程朱理氣之說至精而無可疑

朱子謂千五百年來堯舜三王周孔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漢唐賢君何曾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然終久殄滅他不得可知贊化育是實有其事即無其事而事之理自在如此看則可以三字越活動越著實

至誠實實際到贊化育已盡末一句只是從此推擬品位之同不是這上面還有事在也

參贊不是無分卻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分上說也

第二十三章

其次對上至字然除却至誠其餘通大賢以下皆謂之次不止說一種人也但有能致不能致致足與不致足之異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亦是曲但彼不能致故只成蠢蠕致只是推擴將去使復吾性所固有之全體而已故曰曲能有誠

此至次與孟子養氣章義不同近人都說做亞聖一種人坐不看註耳

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得曲誠本非二件故由曲而致之即有誠也致得一分曲便有一分誠致得十分曲便有十分誠

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人說來似一誠後自然無不至者疎也自形而著而明外面一步顯爍一步却是裏面誠字一步充拓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逐節上做工夫亦不是底處一誠便了也

到能化則誠之體亦足其用亦全更無分別處指其盡頭言也謂仍指上節至誠則語成歇後謂至誠即其次之稱則名號混亂

第二十四章

此節首二句喝起國家將興以下一氣直貫到禍福將至句一住此六句總在理上說所謂可以前知之道也至誠之前知正以其道也敵曰可以前知而不曰

至誠前知看之道可以四字自分明

道可前知言理本如是自蓍龜四體以上皆指其道而言禍福將至以下言惟至誠能有其道而前知如神也先知如神中至誠正有審幾之精與修救之妙豈僅同讖緯術數之學哉

在天地間有實理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在人有實心則實理在我故至誠如神也蓍龜四體之自見自動無時無事不然非至誠之見之動之也而惟至誠乃見其見動之所以然以其道也見動是蓍龜四體之自然見乎動乎是道皆公共之理到即見動而先知會不會方是至誠之神耳

看兩乎字則吉凶原不關蓍龜四體事蓍龜四體固不知其該見動也然則以爲此爲見此爲動者原是至誠耳至誠如何便知其見動在天地閒皆此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故湊著便得世間無一刻無一物不見動只是無至誠空見動空消滅耳可見見動原在至誠心眼裏

曰動乎者卽指禍福奮不奮非泛言四體之動也幾有動此理便顯不論動之誠與不誠有意無意也

奮不奮便是禍福將至之兆猶言吉凶也

此奮字在氣機上說非道理心體之奮禍福將至之先其機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所謂奮不奮也若作本

源善字看則兩之字先說不去不善句亦有礙不得

不轉入無善無惡去

幾在事先理又在幾先一路追到極平實地頭却正是

神妙不測之盡處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唐荊川謂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或議之曰先知當是靜照耳若云誠動於此幾於有意將迎矣且誠何以動亦無究竟幾在先生曰幾動於彼事物呈其朕如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之爲誠動於此幾至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動則俱動非將迎之謂也誠何以動誠之明動也如目之忽見耳之忽聞所見所聞幾動於彼也見明聽聰而心通

理得誠動於此也靜照者二氏之說非聖賢語也卽由其說言之照卽動也彼意欲其雖動而本體常寂故曰靜照非有不動之理也將迎者幾未至而自私用智非誠動也

有謂人而能物者則人而能神先生曰兆吉凶妖祥者非如神也因其兆而卽可知吉凶妖祥者至誠如神之道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以前知爲至誠也至誠之知邈乎人物故曰如神

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其說發原於此章蓋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靜動之間者是幾三字須合作一件講方是此章全理

第二十五章

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予意順與時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則言誠而道在其中未嘗分也首節誠者句兼人物而言而道句專就人說故上句無工夫而下句有工夫然註中即找誠以心言二句則誠之在人者原有工夫故下節不誠無物註即云人心一有不實也若不誠以下止說自道則宜云道之爲貴且末節誠者非自成已又何說乎蓋誠在物爲實理而在人爲實心人必有此實心則實理方成而事理亦得假如實心爲孝而後成孝子此誠以自成也而定省溫凊許多道理已無不行即此爲自道若無此

實心則不成孝子而定省溫凊之道亦皆無物矣故所重專在誠如時說則所重專在道矣或曰終始句解自成不誠句已是說自道此意本朱子不知朱子此言是說終始句仍指物而不誠以下乃責之人耳未嘗分道與誠也要知自道工夫全在誠上用功不在道也不然朱子何以又補而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末節又補而道亦行於彼乎

首兩句只虛疏誠與道字到下節誠之爲貴方責重人功節次分明可見人要發明兩自字不道竟講了誠之爲貴何非此節本義也其病總坐不信註不肯細心體認若能體認則不特註中實字分毫移動不得

即虛字語助亦一箇忽略不得如誠者物之所以自
成道者人之所當自行兩句物字人字兩實字分下
所以所當兩虛字不同皆有至理精意粗心者以為
兩自字總責成在人如何自成反屬之物此不通也
這物字包攝甚闊非對人而稱之物乃兼人而言也
天地間象緯流峙飛潛動植凡有形氣者固是物即
人亦物也人之動作云為交接之事亦物也故誠者
自成朱子謂孤立懸空說這句正為其包羅廣大不
專指人而人自在中不是單屬對人之物也惟其不
專指人故不可言所當自成而云所以自成曰所以
則凡物皆非此不成而責重之意自見矣或曰下文

又云誠以心言似專指人曰海桑說如彼就一物上說如此其義一也物物必有此實理而成其為物在一物必有此實必而實理乃成如物物統體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之意蓋天下原多自然成就之物不待人力安排然其道必不能自行故道必責重之人如牛之任重馬之行地亦自其實理自成然任重行地之道必須人使之馬牛固不能也曰若說天下有自然之成則自字恐易錯人老莊去曰不然老莊之自然猶陽明所揭良知之良字不過欲打滅學慮之苦理義之障耳游廣平楊龜山以此意解兩自字故朱子辨之若朱子所指自然乃萬物所以自成之

理與彼說有空實之別相去天淵不得以其說之謬而併廢正義也

物無不誠人心之本然亦無不誠故首句懸空說物無不誠卻不能道道人心有不誠而能道道故道專屬之人而其工夫只在去其不誠而物之道亦自人道之此本節所以成物也

自成何兼人物自道何專在人說故朱子謂不誠句已指自道說言指人之行之也而道自道兩道字音義本不同而道之道理也自道之道行也自成須人自行故誠道分開不得說自成則自道在其中講章以誠者何分自成以下皆主自道其解最謬

上句兼人物空說却有誠之之人在內下句專就人言
却有自成成物在內
說者多謂上句是天命之性下句是率性之道本於大
全盛於講章其實不然天地之理至實聖人之心亦
至實與性字無涉即以性言亦是實有其性之謂誠
非誠即性也率性之道亦兼人物不專屬人身此道
字即誠之事理耳就誠字帶說故下而字若云靜存
動察以自道其道而爲誠亦是倒說仍與率性之說
無二矣蓋誠之乃所以自成而自道亦在其中看章
句自見
天道人道道字與此章道字迥別亂拈不得

兩自字指本然之理兼責當然之功非謂本之自巳者爲真而在宇宙事物敎學者皆僞也此皆爲良知之說所誤

因首節上句兼物下句指人故朱子謂不成句巳說自道邊言更重在人耳卽須有人不他始得之意非分此下屬道也在物爲誠在人須誠之而自道卽在此不誠句語中專就人心說正與首節誠以心言相照

有將上兩句看做造化萬物外事爲天道自然誠之句爲君子身上事是他然人道所貴上下都說錯也誠者終始句卽君子之誠巳在其中但統言人物事物之理如是故曰懸空說此句不誠句專就人心說若

將不誠無物看入無始以來甚為謬妄惟其終始句
連君子在內故君子句一氣直下非君子有監於外
邊物象而後不得已而誠之也
仁知見處是德本即是性故曰性之德
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故曰性之德
或以此章言人道遂將擇executive貼知固執貼仁說謬矣此
仁知是指成己成物之道理言不向工夫推論即論
工夫亦不可分擇執蓋成己自有擇成物亦有執彼
知仁非此知仁也
是推論成己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智皆吾性之德誠
則實有諸己其成己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知故

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巳成物而追本仁知不是謂求之仁知而後能成巳成物也

言仁知爲吾性之固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自得於巳則自然及物以時措之事爲無所不當耳合外內是指自然道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

道字非性道之道亦非非自道之道

性字實道字虛此道道字非率性之道道字亦非而道自道道道字也性字與合外內相應道字與德字相應看本文句法自明人將性道平對下句應作道之合外內矣

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合內

外三字乃與性字相應

仁知雖爲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巳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巳四字卽節首誠者二字也

第二十六章

此章分明兩大股一總結又是一頭一過文一尾自相照應文字前六節說至誠後三節說天地末節收合此兩股一結也以至誠無息爲頭不貳不測作過文純亦不巳煞尾此三節照應也其大旨只至誠無息與天地同然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第七節專指出不貳不貳者誠也聖人之誠可見而無息難見故末節專指出不巳不巳者無息也

悠久博厚高明等義人俱看入心性去如禪門過去現在未來六道因果總只是一刹那間事謬甚實說在功效者又說向後世粗迹事爲於至誠界分絶不相似此古人所以有扶醉漢之歎也

悠遠二字只一意悠久二字兼內外乃有兩義

第四節言至誠與天地同用天地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誠物是實事至誠之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亦是實事所以二字乃其所謂同也人不能實說多說向無形影去又何以謂之用又何以見其同哉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自宜在功業上說俗解以爲粗

偏要說入心性去此禪家問庭下石在心內曰行脚
人著甚來由放塊石在心頭也
貞觀之治唐太宗自以爲行仁義之效歎曰惜不令封
德彝見之而不知其原非仁義也問何以非仁義曰
其體不誠故其功用亦全不是文武成康之治惜不
令唐太宗見之耳此針一錯直到伯恭同甫皆認賊
作子以至於今未悟也學者亟當辨取
第六節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處無絲毫不是天地
耳非於覆載成外別有奇事也
以上言至誠之道配天地此下三節言天地之道以證
至誠至末節方合併言之而歸重至誠第七節與上

六節分界

自無爲而成以上專言至誠自一言而盡以下專言天地末節乃合言之言至誠處皆天地之理然只說至誠言天地處皆至誠之理然只說天地一夾雜便亂了賓主章法

天是天地是地如何不貳惟其誠而已若指其氣之道合爲不貳則已截然是貳矣且中庸明云天地之道可一言盡非謂天地可一也

第八節是第四節對子註中誠一不貳是承上節說本節節各極其盛四字亦作不貳看不得功用在下節又作及物處看不得

博厚高明悠久天地之道皆指功用其博厚高明悠久之誠一不貳處便是至誠蓋天地之爲誠不可見從此道上見得其所以然不是博厚高明悠久即誠又不可說博厚高明悠久之外別有箇誠

第九節人單指生物之盛說者非也看註云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則斯昭昭撮土正昭不貳不息意及其無窮以下乃所謂致盛大而生物也故又補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大以完語病則昭昭撮土其指不貳不息之本可知蓋此節正對上文第四節以下說以明至誠之功用

昭昭即是全體拆看云然耳

此節總爲則其生物不測何發明一路說向外去極言其盛大耳人每爲映合至誠偏要倒裝轉誠字并且夾和至誠說到治化上去皆謬見也

至誠無息與天地合一處上九節已反覆道盡末引文王做箇榜樣耳

通章止完至誠無息四字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貳不貳卽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結出不已不已卽無息也

天地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說天地之道也只是不貳不貳卽誠也聖人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故說文王之純亦是不已不已卽無息也如此看兩邊結束

甚明
純卽是至誠不已卽是無息此亦易曉然何故作此複
衍語只爲說至誠與天地同天地之無息可見而其
誠不可見故結天地之說曰其爲物不貳不貳卽誠
也純也至誠之誠可信而其無息不可信故結至誠
之說曰純亦不已不已卽無息無匱也如此看則亦
字側重不已處意自分明